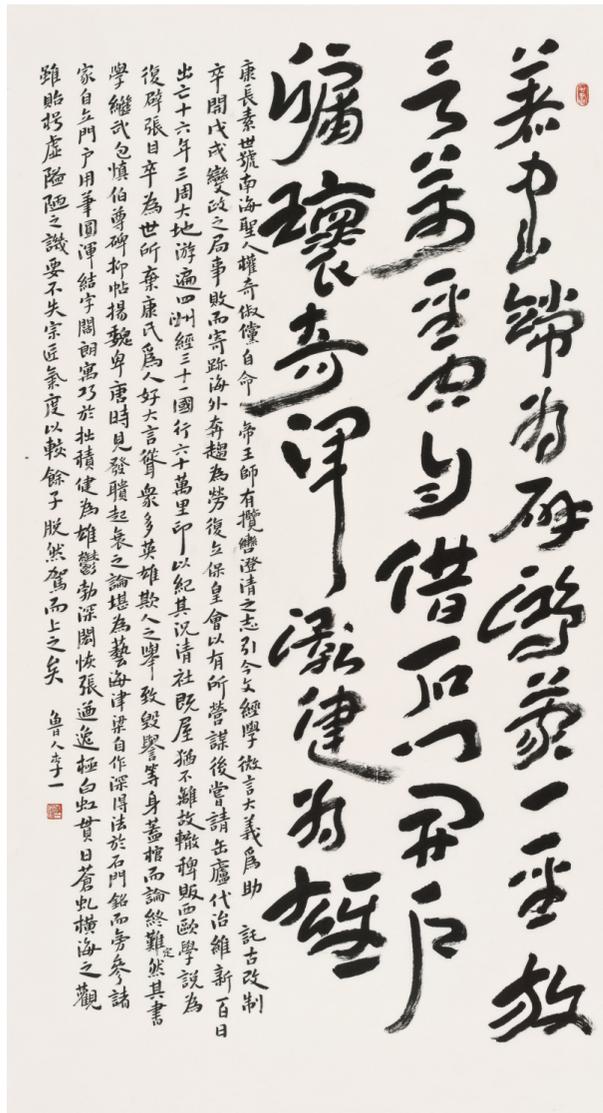


论诗绝句,自金代元好问首开先河以来,承传其论诗体制的绝句数以千计,作者多有名家。而论书绝句,作者、诗作数量均少,以启功先生论书绝句一百首最有名。

书法家、《美术观察》杂志主编李一先生去年曾写二十首论书绝句,咏赞齐白石、黄宾虹、谢无量、沈曾植、徐生翁、沈尹默、毛泽东、林散之、吴玉如、王蘅常、陶博吾、萧娴、高二适、潘伯鹰、白蕉、赵朴初、启功、蒋维崧等近现代书家。最近他又撰成十首,分别为康有为、李瑞清、梁启超、于右任、王福厂、叶恭綽、马一浮、吕凤子、胡光炜、郭沫若赋诗。本报书法版将陆续刊出,敬请关注。

—编者

论书绝句



康有为(1858—1927)

李一

著书端为辟鸿蒙,一圣放言万圣空。自借石门开户牖,瑰奇浑灏健为雄。

康长素世号南海圣人,权奇傲倪,自命帝王师,有揽轡澄清之志。引今文经学微言大义为助,托古改制,卒开戊戌变政之局,事败而寄迹海外,奔趋为劳,复立保皇会以有所营谋,后尝请岳庐代治“维新百日”印以纪其况。清社既屋,犹不啻故轍,辄取西学说,为复辟张目,卒为世所弃。康氏为人,好大言,多英雄欺人之举,致毁誉等身,盖棺而论终难定。然其书学继武包慎伯,尊碑抑帖,扬魏卑唐,时见发矇起衰之论,堪为艺海津梁。自作深得法于石门铭,而旁参诸家,别立门户,用笔圆浑,结字阔朗,寓巧于拙,积健为雄,郁勃深阔,恢张道逸,极白虹贯日、苍虬横海之观,虽貽枵腹虚陋之讥,要不失宗匠气度,以较余子,脱然驾而上之矣。

康有为谈艺录

自从宋以后千年皆帖学,至近百年始讲北碑。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,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,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,千年以来,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,况兼汉分、秦篆、周籀而陶冶之哉。鄙人不敏,谬欲兼之。

康有为轶事·瑞典建草堂

1904年,康有为来到瑞典,迷上这里的美丽景色。他在游记中写道:“瑞典百万亿岛,楼台无数月明中……岛外有湖湖外岛,山中为市市中心……欲徙宅居之。”他买下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沙丘巴登(意为盐湖浴场)地区的一座小岛,在岛上建起中国式园林,取名“北海草堂”,一住便是四年。

书坛传真

第四届中日青少年书法交流在日举行

本报讯 8月20日至25日,第四届中日青少年书法交流在日本成田山新胜寺举行,以中国书协副主席吴善璋为团长,中国书法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李世俊为副团长,书法家张志和、巴珠、吴川淮为成员及23名在全国中小学书法节获奖学生、家长组成的中国书法青少年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交流活动。23名中国中小学生在来自日本国内不同地区的28名学生进行了一对一的书写创作。吴善璋、日本成田山新胜寺桥本照穗贵首分别代表双方讲话。中国大使馆公使、参赞何静出席并讲话。交流其间,中国代表团参观了成田山书画美术馆、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、日本读书法展。

日本成田山全国青少年书法竞赛始于1985年,是日本国内最大的青少年书法竞赛。2010年,中国书协与日本成田山全国竞书大会执行委员会签订协议,此后每年派遣各自在全国书法比赛中的优秀青少年相互交流。

(书文)

书法,是中国人特殊的精神表达方式。

在古代中国,书法的存在价值,首先不是因为它的“好看”,或者能够表达情感,而在于它有“用”。这个“用”,与“体”相对应。这个“体”,就是中国文化的本体。换句话说,书法是用来彰显和阐述中国人特有哲学观念与人生态度的。

现今,人们无疑将书法视作艺术,并且它拥有最为广大的欣赏者、爱好者和实践者。所以,自然地,人们以艺术的眼光、艺术的标准看待它、要求它。这样的境遇,决定了今天书法的存在方式:产生的途径、作品的样式、展示的方式。

艺术,以一种形式呈现于我们,所以我们更多地关注样式(成熟或具有深度的样式即为风格),以及创制出此种样式的技术手段。然而,在过去,被称为“书”的东西,却可以超越于形式,成为一种完满的精神性表达。它令我们的目光移向或深化——从形式的外表移开,深入到字的内部,发掘出隐含在这些痕迹中的意义。对于艺术,是“表达”和“如何表达”的问题;对于书法,则是在上述两个问题之上追加了一个“表达了什么”的问题。而这个问题更是关键所在,正是它决定了书法有别于我们习惯称之为“艺术”的那些东西。

书法,大约是人世间最为简洁的

艺术,无论工具、材料、创作元素,还是表现手法,都简到极点。它纯粹到只用日常使用的文字,只有黑与白,任何过多元素的加入都会损失它的内涵与价值。它向世人呈现的是中国式的艺术谜题。同时,它又是艺术的难题。

书法,应该表达什么?在过去,这个问题有着相同的而且必然的答案:就个体而言,是“节操”;就整体而言,是“道”。两个答案都符合“善”的原则。唯尽善方能尽美。很明显,这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关于“艺术”的定义相背离。艺术是为了“审美”(“审美”也是“审美”的一种)、用以展示“美”;而古老的中国书法却是用来“扬善”或“尽善”。而关于“善”的内涵,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既定的、不容置疑的。所以,如果将书法归于艺术,那是非常特殊的一类。事实上,所有的中国艺术都是近乎“一元”意图的表达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古代中国,书法家们是以“多元”的手段或样式去表达这个“一元”的意图。这是一个有趣而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。

多元,是世间万物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,艺术或书法也必然如此。我们无可想象艺术拥有一个类似一元化的社会的、政治秩序。即使在高度集权的中国传统社会,书法也仍彰显了它的多元倾向(或许正是这一点,书法拥有了比中国古代正统音乐

砚边随笔

书法,我们应有的选择

马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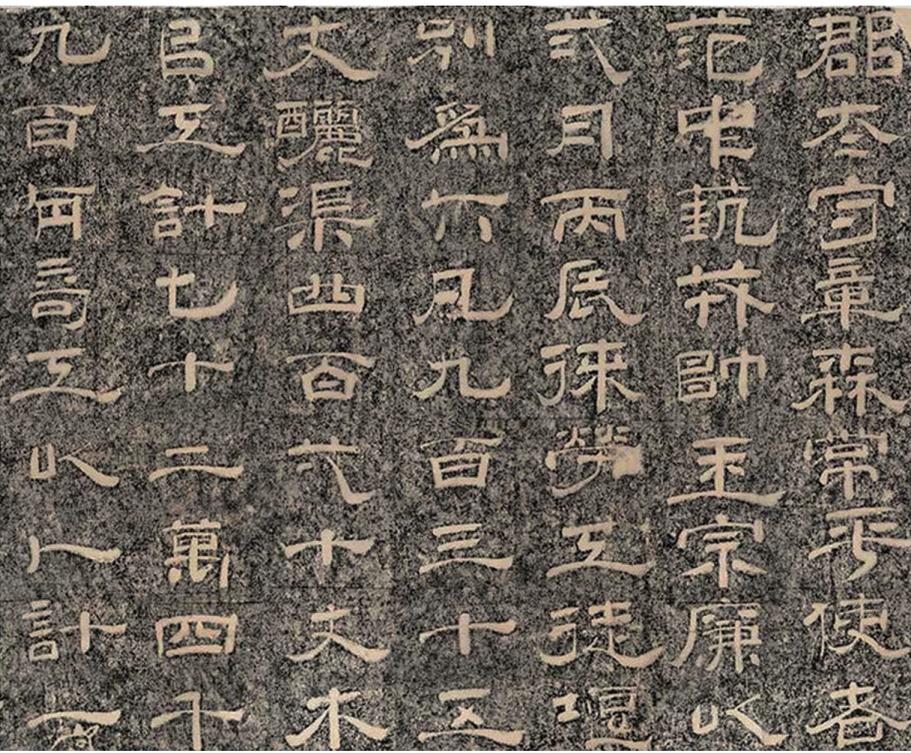
更长久的生命力)。因为它产生于每个独立个体的笔底,而鲜活的个体则可以用超越既定秩序。所以,自晋唐以来,凡读书人,人人必练“二王”,但没有一位彪炳史册的书法家靠靠着“二王”假面谋生的。

书法,大约代表了东方精神的顽强、顽固与宿命。在它成形至今的近4000年时间里,最高的取向、目标一直是一种古典气质与东方式的人文情怀,决绝地拒绝一切“入时”的东西。

当然,我们也明白,那个营造这种气质、气氛的社会,早在百年前就随末代皇帝的辞位而离我们远去。近百年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(甚至是政治化)运动,已彻底颠覆原有的价值体系,我国民众的精神结构也随之被重构。这样的环境,古老的书法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:“手书”变成了“创作”,“扬善”变成了“审美”,人文内涵湮没于外在形式。书法也无法维系于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,所以当代书法更多地呈现出某种“多样性”。此种“多样性”,其正面意义,是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映射人性的复杂与多变;其反面意义,则当下社会的无序与芜杂扰乱了书法原有的秩序,进而侵蚀了它的文化内核。

所以,站在21世纪的当下,我们应有自己的选择。

碑帖鉴赏



山河堰落成记(局部)

山河堰落成记

《山河堰落成记》为陕西汉中褒谷摩崖《石门十三品》之一。此作刻于绍熙五年(1194年),刻石所述内容为绍熙四年夏水患,官府百姓集资修堰,特铭功为纪。刻石未注明撰书者姓名,学者据该刻石正文最后“祖晏表、张柄实董其事”字样,推测可能为晏表所书。

杨震方在《碑帖叙录》述:“《山河堰落成记》,宋绍熙五年刻,在褒城,今陕西勉县,摩崖刻,晏表书,隶书十六行,行九字,字大六寸许。笔法徒《郾君碑》出,以较晏表书《石门记》二

则,笔意相似,故知为晏书无疑。”此外晏表为纪其筑堰成功而作的《山河堰落成记》,赋序很长。现今正文残存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之中。

晏表,字于德,南宋光宗绍熙间(1190—1194),任南郑县令(治今汉台区)。北宋宰相、政治家、文学家、词人晏殊的四世孙,宋代隶书的代表人物。清欧阳辅《集古求真》卷十称:宋人隶书,当以晏表为第一。

晏表性嗜古,尤工隶书。清叶昌炽《语石》等书对此人有记,言晏表曾

于南宋光宗绍熙五年(1194年)三月,发现《郾君开通褒斜道摩崖》并刻长篇题记于其旁。从艺术风格看,《山河堰落成记》与唐代隶书如史惟则《大智禅师碑》等以楷法为隶的作品不同。此作暗含篆意,略参行草笔势,整体风格取向于秦汉古韵。雍容华贵,宽博端方,造型醇古,中宫紧结,主笔夸张,点画飞动之势近汉隶《孔宙碑》,风神逸宕。既继承了汉魏书体的厚重雄强,唐楷结构的规正严谨,又具有宋人笔法的流畅生动。

张桂光书法作品在澳门展出

本报讯 由澳门基金会主办的“张桂光自书诗文书展”日前举办,展出广东古文字研究学家张桂光书法作品逾80幅。张桂光早年师从岭南名宿宿庸斋、李曲斋习诗词、书法,后考入中山大学古文字专业,师从容庚、商承祚治甲骨金文之学,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展览集诗、词、文章、杂记、信札;书体方面,楷、行、草、今草、章草、汉隶、秦篆、简帛文、金文、甲骨文一应俱全,金文、行草、小楷更是精妙,尽显造诣。

张桂光书法展览从去年7月开始,先后在广州、南海、东莞、湛江等地巡展。

(徐艳清)

李多宽、左铁、何济洲“九势问道”

本报讯(记者朱永安)8月26日,由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办的“九势问道——李多宽、左铁、何济洲书法展”在恭王府嘉乐堂举办,展出三位书法家不同书体、题材的作品90余幅。其中既有鸿篇巨制,也有蝇头小楷,有的凝炼庄重、韵致高古,有的酣畅淋漓、飘逸潇洒,充分展现了3位书法家的功力。

李多宽,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,现为中国书协会员、中国海关书协主席。左铁,浙江湖州人,受教于吴玉如、欧阳中石、叶培贵等,现为中国书协会员、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。何济洲,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,书法专业研究生,现为中国海关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、中国书协会员。

书家读书

吕林健(山西省书协副秘书长):我最近在读万献初老师的《说文》(武汉大学出版社)。该书的主要内容为:《说文》的版本、编排与条例、《说文》540部首通讲、“六书”理论及其应用;《说文》白文的读法,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的读法;以《说文解字注》为代表的前人《说文》研究,现当代《说文》研究资料的列目与评述。习书多年,固知书法的本源是汉字。“《说文》学”是研究《说文解字》的学问,也就是“传统汉字学”。但《说文解字》置书架久矣,欲读而不得门径。此书既介绍了“《说文》学”入门的基础知识和阅读方法,又详尽汇聚古今《说文》研究成果,展示“《说文》学”的学术发展史,为我们学习“传统汉字学”提供丰富而信实的资料。我视其为不可多得的《说文解字》导读书、学习书法的重要参考书。

王飞(四川大学美术学博士):近期因为写作的问题,常翻翻许慎《说文解字》(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一版)。不知字典什么时候产生的,可为了使用文字与留存文字,《说文解字》就是字典里的经典。文字因有特异的结构和形状,所以各有一个特定的名称,他们在书法史、文字学、篆刻学的研究上相当重要。李学勤先生在一篇序言中引用陈梦家先生的话说:“学习和研究古文字的理想途径,应该是由(说文)入手,先研习秦汉文字,然后再上溯春秋、战国,以至西周与殷商。”许慎在说文自序中说:“分叙篆文,合以古籀,博采通人,至于大小,信而有证。”段玉裁在注中提到:“由近古以考古”的方法,这种方法论,避免了研究中的种种无根臆说。在大学旁听中文系的课时,老师常嘱咐:“要把《说文》放在手边,常查看,以明文字造字之法。”现在,文字的本义多数不为人所用,文字研究分“音韵、训诂、字形”,而作为书法的符号因素,要知其原由,申发有度,变化有式,研究主要目标是字形。作为书法家,文字的形态研究是重要的环节,形态的延伸,带给书法家的创造力是惊人的。由毛笔的柔软到墨色的变化,文字形态依附于书写表现他的另一种意义,书写也因有文字而特立独行。

魏春雷(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工作室书法精英班学员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硕士):由启功著、赵仁珪注释的《论书绝句》(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),是我很喜欢并乐于向朋友推荐的一本好书。我对启功先生书法、书论有兴趣,十数年前于《中国书法》杂志拜读其论书绝句手迹数页,可谓珠玑满目,让人不忍释卷。几经寻觅,终于数年前购得此书,由“窥斑”进而“见豹”,喜不自胜。启功先生诗词作手,所作论书七言绝句一百首,格律严谨,琅琅上口,三十几年间出过多种版本,其中的“透过刀锋看笔锋”“半生师笔不师刀”等名句早已脍炙人口。单凭寥寥二十八字,于论述于理解,均不无局限,其中“微言大义”,一般读者很难真正领会。启功先生曾说:“又苦二十八言,未能尽抒胸臆,乃附以自注。有时手挥目送,注已离题,赏音合观,每见会心一笑。”所讲“自注”作于三十九年前,“香港《大公报》艺林副刊分期刊载,注欲加详,乃为各注数百字”,于是,绝句百首并短文百篇,连珠合璧,遂收相得益彰之功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篇短文由绝句所论生发,旁征博引,资料详实而论述精到,且用文言写成,言简意赅,一字不苟,极为精彩!在我看来,这篇短文乃此册精华所在,其风流文采、卓识洞见,让人且诵且思,百读不厌。熟读此册,于作文题跋之助益自不待言,更能收立竿见影之效。